



# 冒险

西德尼 谢尔顿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**(闽) 新登字 05 号**

**冒 险**

西德尼·谢尔顿·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 59 号 邮编: 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10 印张 216 千字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534-833-2  
I·728 定价: 18.00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静峰堡庄园的酒厂老板有一对掌上明珠，是远近闻名的美女，靓丽可人，真是一对人见人爱的天生尤物、她们是鲍玛莎和鲍芮蓓两姐妹。她俩性格各异，玛莎恬静，做事认真，有条有理。既有事业心，又有一颗善良的女人心。芮蓓则恃宠而骄，轻浮鲁莽，买乖买巧，且贪欲无度，男友换了一个又一个。

她们童年时争夺父爱，成年后争夺家产权柄，情场上更是视同仇敌。这时，一个神秘英俊的陌生人闯入她们的生活。从此，这三人陷入诡谲难测、尔虞我诈而又激情赤裸的冒险之中，究竟孰胜孰负……

## 序幕

“我给你三十秒时间脱衣服。”金发女郎娇媚地呢喃，慵懒地剥掉名家设计丝质洋装，抛在床畔那堆衣物上。一名高大黝黑的年轻人正关上卧室门，挡住外面宴会的喧闹嘈杂，拴上门锁后，他大步迈向床铺，站在金发女郎面前。

娇丽以眼睛吞噬他优雅的躯体，柔软的V型领强调出他劲瘦结实的胸肩。二十岁的亚当俊逸得出奇，假以磨练，将来必定是矫矫不群的奇男子，强健黝黑，精明干练，标准的莫家人。两道剑眉搭配子夜蓝眼眸，英气逼人。娇丽伸手轻抚他下颚，揉乱他额前蓝黑色直发。

“你该剪头发了。”她揶揄道，双峰轻刷过他胸膛，蕾丝胸罩暴露的部分比遮掩的多。他伸手去抓那两只浑圆的乳房，但她迅速躲开。

“除非你先脱衣裳，宝贝。”她嗲声嗲气地说，转过身去，伸手拿床头几上的酒，顺便让亚当饱览她丰满臀部上淡紫色丝质比基尼底裤。

“真难得你这把年纪还有这么棒的小屁股。”他咕哝，一面脱掉毛衣，拉开长裤拉链。

“这叫天生丽质，”她轻佻地回答，饮干杯中酒。“再说，我常……运动。”

“只要你运动的对象是我就行了，”他沉着脸说，伸手抓她。“我去上学的这一整个礼拜你是怎么打发的？”

“亚当，亲亲，别乱吃醋。杰克早几百年就不碰我了，他——”

他以猛烈的一吻闷死她的下文，贴着她颈子呢喃。“别谈他，娇丽，现在不谈，永远也别谈。”像个欲火难耐的人，他用狂猛的热吻吞噬她淡金色肌肤，修长的手指抚遍她背部，爱抚那细致的脊梁。她的反应是将下体紧紧抵向他，抬起臀部将他的坚硬困在双腿间，用力一挤。亚当立刻呻吟，拉着她一起倒向床铺。

两人四肢交缠，在丝质被单上翻滚，又喘又笑，迷失在动物般的激情中。“老天，你可真浪，”他喘息着说，娇丽贴着他不耐地蠕动。“书上不是说女人都喜欢慢慢来。”

“你是念农业的，不是性学。”她揶揄，握住他的硬挺，灵巧地爱抚。

“酿酒学，不是农业。”他粗重地喘气，将她翻过来仰躺，冲入她迫切的腿间。

娇丽紧紧圈住他瘦削的臀部，随着他一起律动，发出尖锐的激情呻吟。“先来一次又快又猛的，然后再慢慢来——那是说假设你还行。”

亚当仰头大笑，意气风发。“熬了一星期期中考，小case！”他俯身，狠狠咬啮她乳尖。“再说，为了让女士满意，不行也得行。”

亚当感觉她的指甲掐入他肩膀，感到她饥渴的解放，身体快速轻颤，于是也迅速加入那白热的喜悦。事后，他

翻身离开她，一手捧住她精巧的脸蛋，观察她满足的表情，心头充满了年轻雄性动物的掠夺快感。

“你为什么老是匆匆忙忙的，娇丽？”他半是对她半是对自己说。

她小巧的双手早已开始描摹他的身体，滑到他腹部。“人生苦短，亚当，得及时行乐。”她低喃，双手找到他，发出一串银铃似的笑声。亚当又已硬得像石头。“你可真是只大种马啊，小宝贝。”

“只要我是你唯一的种马，娇丽。你现在知道我可以胜任愉快了吧？”他嘟囔，开始吸吮她胸部。

娇丽拱起身体迎接那猛烈的攻击，对于能轻易的支配亚当感到得意洋洋。她的双手灵巧地玩弄他的硬挺，直到感觉他焦躁地颤抖。“现在是谁比较行啊？”

大型宴会唯一的遗迹是飘上楼的轻音乐，持续的旋律吵醒了亚当，他瞥向大钟，凌晨一点多，呻吟一声，挣脱娇丽的手脚，翻身下床。

“啐，我得洗个澡。”他自言自语。他们在卧室多久了？他们是八点左右抵达的，喝了不少酒，然后就趁着大伙不注意溜上楼。康彼特的父母到外地度假，所以家里只有彼特一个人。

淋浴声吵醒了金发女郎，她下床，重新上妆，梳头穿衣。“哎唷，我得喝一杯。”她咕哝，伸手拿床头几上的酒杯。

亚当从浴室出来，腰间围着毛巾。娇丽性感地坐在床

沿，两腿交叠，手上握着大杯马丁尼，打量他乌黑直发闪烁着水珠。

“彼特醉倒在沙发上，几个醉不死的小伙子聚在天井讨论雷根获得党内提名的机会，其他人都回家了。我调了酒。”她伸手拿床头几上的酒杯，递给他，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穿衣服。

“但愿彼特的爸妈不会大发雷霆，”亚当回答，接过酒杯，轻啜一口。“我们还得开一大段路，娇丽，现在快两点了。”

“放心好了，亲爱的，还有时间喝两杯。”说完，她起身，寂然无声地越过房间。“来不来？”她用充满暗示的口吻问。

“看路啊，娇丽！”亚当略略瑟缩，抓住方向盘，调整方向。他们正在旧金山南部的海岸高速公路上狂飙，公路大雾迷濛。娇丽酒醉的笑声盖过了收音机的轻音乐。

“哟，亲爱的，别不高兴嘛！光是到学校接你，这条路我就不知跑了几千遍了。想想看那么多的经验……每个周末呢！”最后那句话她说得又低沉又挑逗，但因临出发前的三杯马丁尼而有些口齿不清。

天知道她在舞会上还喝了多少，亚当阴沉沉地思忖，看着她皱着五官，忽然决定专心开车。亚当籍着过往车辆的车灯，端详她的侧面。天生尤物，这是彼特的说法。他的表兄康彼特对女人的品味向来无与伦比，尤其是比他们年长的女人。三十三岁的娇丽看起来不过二十五。



她灰金色头发完美地衬托出美艳的五官，大大的绿眸，浓密的睫毛，优美的秀眉使她看来像大学姊妹会里的靓妹。非常昂贵的姊妹会，不过无妨，杰克供得起。可是要让她在性方面满足不像供应她名牌服装一样容易。亚当的眼睛游过她性感的曲线，注意到她淡紫色的胸罩似乎随着她的动作滑动。

“就算喝醉了，你还是个醉美人。”他嘟囔，半是生气，半是着迷。

娇丽转向他，眩目的一笑。“等我们到了海滩小屋你就知道了。”

亚当再一次伸手稳住方向盘。“真的不要我来开？”

“你还不到年龄，亲爱的。再说你至少喝了两杯彼特特制的曼哈顿。”她责难地摇摇头，灰金色头发在灯光中闪烁。

他嗤鼻。“我两杯，你半打。我们这些会开车的男人懂得控制酒量，娇丽。”

“还有控制女人。”她眨眨眼。两人双双大笑。

忽然她的轮子又打滑，林肯轿车歪到路肩。喃喃咒骂一声，她又将车子开上公路，加快速度。

“慢一点，我们又不赶时间，”亚当抗议，猝然发现她一脸疲惫，一夜狂饮狂欢的后遗症，不像他出发前洗了澡，清醒得多。“你何不靠边停车，让我来开，娇丽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她顽固地说，又加速，似乎想证明她很好。下一瞬间，她猛然转弯，林肯轿车滑向一边，公路似乎在眼前气化，他们冲下公路，加速度使汽车的抓地力减

低，好几丛矮灌木呼啸而过。

“煞车锁死了，放松！”亚当粗声命令，抓住方向盘。汽车冲进沙地，沙土如龙卷风般席卷而来，刹那间，一切炸开来，汽车迎面撞上海边巨岩，接着大地归于平静，唯有尘沙落地，海浪拍岸声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亚当扭头看娇丽，她低垂着头，手指仍死握着方向盘。

她慢慢地松开一只手，摸摸太阳穴。“应该是吧，撞到头，不过没流血。好痛喔，该死！”她摇摇头，想摇掉痛楚。“车子能发动吗？”不等亚当回答，她转动钥匙，加油，汽车动也不动。

“想也知道。”他涩涩地说，透过挡风玻璃看着翘起的车盖。

忽然，模糊的警笛声引起亚当注意，红色闪灯映入眼帘，四平八稳地绕过娇丽出事的弯道。

她骂了一串脏话，美丽的脸庞一沉，瞄了瞄后视镜，又一脸恳求地看着亚当。“再拿一张罚单我的驾照就会吊销了。快点，跟我换座位！”

亚当耸耸肩，将她抱上膝头，两人交换座位。等到警察到达，亚当已打开车门，准备下车。

“我正朝北走，就看见你们转弯转得太快了。你们没事吧？”矮壮的警员看了看撞成稀烂的车头。

“嗯，没事。娇丽——娇丽，甜心！”亚当刚转身，他的金发同伴就发出微弱的呻吟，瘫倒在他怀里，不省人事。

亚当赶紧接住她，忙着想摇醒她，警员立刻用无线电呼叫救护车。救护车抵达后，医护人员将娇丽灰白的身体放上担架，亚当也爬上救护车。幸好，不远处就有家小医院。

亚当待在医院里，等候结果，填写表格，似乎有一辈子那么长。他必须出示两人的身份证，我们该怎么告诉杰克？他心烦意乱地想，在蓝色休息室来回踱步。为娇丽急救的医师恰于此时出现，双唇紧抿，唇色灰白。

“很遗憾，莫先生，是脑震荡引起的脑溢血。你的继母去世了。”

## 1

浓雾如灰色天鹅绒横亘山谷，但阳光逐渐发威，金色光芒一寸一寸爱抚红色土壤。看来拿帕的今天是个暖和的四月天，颀长瘦削的男子暗忖，谢过让他搭便车的司机，拉出破旧的行李袋，敏捷地跳下车。

“祝你找到工作，不过我可不羡慕你到葡萄园干活。”司机好意地说，换档，准备继续朝南走。

搭便车的男人点头，咧嘴一笑。“我会的，只要分得出剪枝、拔吸枝，葡萄园里总是有活干。”他站在路旁柔软的土地上，褪色牛仔裤、蓝色棉工作衫与背后的原野自然融合。这个时令，葡萄藤早已发芽，绿叶如大赦的囚犯般纷纷舒展开来，他很快就认出葡萄的品种，是一大片馨芬黛。

他用长茧的手指不耐地拂开额上黑发，一面打量四周，道路两侧种满油加利树，过度开垦的山谷因而增添一抹绿意。他犀利的暗蓝色眼睛将坚固井然的葡萄架收入眼底，负责冬季剪枝的人确实是好手。但酒厂老板仍须额外的工人来应付漫长的夏季，因为野芥末、鸭草仍然蔓延在葡萄藤之间。这里的春季除草工作落后了。

洒水器、防霜网如警卫般钉牢他。他轻轻松松将行李甩上宽肩，迈步走向通往静峰堡的蜿蜒长路。

他逐渐靠近酒厂厂房，于是放慢脚步，果园彼端有几幢历尽风霜的谷仓，显然用来储放农具，谷仓过去，距离道路数百尺处，矗立着一幢三层楼白色建筑，葡萄加工发酵的工厂，正对面，有幢造型相似的小型建筑。停车场竖立着干净清晰的木头招牌，上面刻着“品酒室，开放时间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，周二至周日。”停车场最近才又扩建，看来零售的生意不坏。

看不见任何类似办公室之屋，知道这是家族企业，他仅耸耸肩，朝工厂而去，刚踏入一尘不染的入口，就有数人抬头。

一名身着白色长袍的技师轻快地迎向闯入者，难掩嫌弃之色，注意到他破旧的靴子、褪色的衣服，一看就知是个四处打零工的人，再看他晒黑的脸庞一眼，技师一愣。这个流浪汉是英国裔，犀利的蓝眸闪耀着讥诮的智慧。“如果你要找工作，得等我们的工头林雷斯，他到大屋找鲍先生。”

“那么大屋在哪儿？”问话的声音低沉悠扬，不理睬技师的建议。“我要见鲍乔瑟。”

技师勉强微笑。“你会认识鲍先生？”这不是问句，而是轻蔑。

再一次忽略技师的口气，流浪汉说：“只要告诉我大屋的方向。”口气毫不客气。

技师的声调透着纡尊降贵，却又紧张兮兮。“顺着上坡路，过品酒室后面有蓝胶的架子。”

“有劳了。”陌生人悄无声息地大步出去，毫不犹豫，

仿佛对前方的道路非常清楚。这想法忽然闪过脑海，他眉头聚拢。七年的漂泊，在各地葡萄园工作，他的生活既单纯又没有目标。也许该是时候了，也许就是这里，拿帕，老鲍乔瑟。

流浪汉在二十九号高速公路搭便车时，两名年轻女郎则驾驶凯迪拉克从旧金山机场一路北归。司机转向同伴，问：“这次你又要对爸爸编什么故事？”

“我会想出来的，玛莎。反正看见我他一高兴，什么都不在乎。”她轻松地说。

“不在乎你三科当掉！强林是最轻松的一所学校了，芮蓓，那间学校根本就像乡村俱乐部！如果连这个学校你都毕不了业，我看你只能到无忧日间养护中心弄学位了。”玛莎清澈的灰眸燃烧着银火，笔直瞪着前方，握着方向盘的修长十指时松时紧，心头气愤不已。总是这样。每次都往家跑！根本不在乎学校，根本不在乎爸爸！

芮蓓的笑声充斥车内，一手不以为然地挥动。“我犯不着念到学位才能逮到男人，这，我亲爱的姊姊，才是重点——不是你从戴维斯大学得到的优异成绩荣誉学会钥匙，也不是为山谷新开的医院募款。”

玛莎习惯了妹妹对她生活方式冷嘲热讽，咽下怒气，她涩涩地回答：“这么说你是打算订婚了？爸爸会同意吗？他真的非常希望你先完成大学学业。”

芮蓓的绿眸因期待而发亮。“喔，爸爸一定会赞同罗伦的，没问题。”她咬了一会儿小指甲，这是她从小习

惯。“当然啦，罗伦也要我先念完大学。”

“罗伦加一分。”玛莎不大相信地说。

“他家可是费城的名门望族呢，玛莎！他自己还是他父亲法律事务所的新进合伙人，不出多久，他就会在政界崭露头角。”

“而你打算陪在他左右——参议员夫人——还是索性跳过起步，直接问鼎白宫？”

孩子气的笑声使玛莎想起较单纯的孩提时代。坦白说，那时真比较有比较单纯吗？

“喔，玛莎，罗伦打算开始先竞选副州长。就算是我也懂得何时该有耐心——只要我能搬到东部，费城也好，华府也罢，甚至纽约也行——只要不是脏兮兮的拿帕就行了。”

“也许他漏了提，芮蓓，你的副州长有大半时间必须在哈瑞斯堡度过，那里可不是什么五光十色的东部大都会，”玛莎语带讥讽。“对了，你的学校在南卡罗莱纳，怎么会去认识一个费城的人？”

“他家在纳格头有幢海滩小屋，我们是在圣诞节相遇的——”

“从你的成绩看，我敢说还不止圣诞节。”玛莎知道斥骂的口吻溜进了她的言语，连忙試著压抑。对付芮蓓最好的办法是棉里藏针的幽默感——或是扭断她脖子！

“成绩！”芮蓓扮鬼脸。“我知道该怎么办了！我会答应爸爸秋天开学后会用功——只要他暑假给我买那部保时捷敞篷跑车！”

看着芮蓓绿玉眼眸散放的沾沾自喜，玛莎知道再怎么说她都没用。爸爸会用崭新的跑车来奖赏她的烂成绩——她只需要嘟嘟小嘴就行了。心头苦涩，她全然不睬芮蓓的喋喋不休。

高速公路如银缎向前绵延，玛莎一面驾车，一面回想起过去，回想起父亲总是偏爱小女儿。

她们的母亲是大美人，也是鲍乔瑟此生最爱，可惜她因空难丧生，当时两个女儿尚稚龄。虽然两人年纪相差不到两岁，个性和长相却南辕北辙。玛莎像父亲，五官坚毅，发色单调；芮蓓却是母亲的翻版，雅秀精致。失去了爱妻，鲍乔瑟终生未续弦。芮蓓越大越像母亲，于是乔瑟将对爱妻的思慕之情全部转移到小女儿身上，留给玛莎的父爱永远不够。

无论芮蓓做什么，他总会原谅她，向来都是。当然，玛莎知道万一爸爸发现他的宝贝芮蓓做出的事，只怕他也难原谅。万一他发觉了真相，他会心碎。玛莎绝不许这种事发生，她再次发下重誓。

强自压抑回忆带来的伤痛，她转向芮蓓。“告诉我，鲍家人何时会有荣幸见见你的白马王子罗伦？”

凯迪拉克弯入两旁油加利树矗立的道路，芮蓓忙着扫描熟悉的静峰堡，特别是留心工人。玛莎看着妹妹开心地向果园里的年轻人挥手，鲍家土地上每个男人都欢迎芮蓓回家度假。

“是石祖尔和鲁荷西，喔，孟家兄弟也回来了。”芮蓓



的眼珠不断闪动，玛莎立刻起了戒心。“有新工人吗？”

“没有五十岁以下的，”玛莎刻薄地说。“你要怎么跟博瑞说你订婚的事？”

芮蓓挑眉，佯装迷糊，但骗不过姊姊。“我知道你跟他从来没认真过，但博瑞是俄国人，没什么幽默感——你知道契可夫、果哥里这些作家吗？”

芮蓓恹恹地笑笑。“喔，没错，可怜的博瑞老是正经八百，而且无聊得要命。他满脑子就只有葡萄酒。”

“这就奇了，”玛莎无辜地说。“他不过在这里干了三年经理。”

“哎唷，反正我会想办法应付他的。”芮蓓一弹手指。“有了！他简直就是为这间无聊的老酒厂而活的，干脆你——”

“想都别想！”玛莎傲然截断她的话。“我没兴趣把私生活和事业混为一谈。”她再加一句，口气较缓和。

“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呃？”芮蓓说，邪气地笑笑。

“唷，你又是打哪儿学来这句话的？民俗课？修辞学？奇怪了，”玛莎抢白道。“你这两门不是全当了吗？”

芮蓓用卡罗莱纳腔反驳：“我是在健康教育课学的，个人卫生那一章。”

玛莎朝妹妹蹙眉。“真可惜你跳了口腔卫生课，要是你跟爸爸讲话还这么放肆，小心保时捷换成垃圾车。”

“又在保护爸爸了，玛莎？”芮蓓反击，口吻忽带怒气。

半晌，两人默默前进，但玛莎仍在气妹妹刚才的暗